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 著



团结出版社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中国交通史

白寿彝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交通史/白寿彝著. -2 版.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0
(中国文库)
ISBN 978 - 7 - 5126 - 0589 - 3

I . ①中… II . ①白… III . ①交通运输史 - 中国 IV . ①
F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7164 号

责任编辑: 方 莉

责任校对: 张 岩

整体设计: 翁 涌 李 梅

责任印制: 王铁生

中国交通史

Zhongguo Jiaotong Shi

白寿彝 著

团结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72 千字 印数: 1 - 500

ISBN 978 - 7 - 5126 - 0589 - 3

定价: 31.5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 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钞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作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 6 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

(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技文化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计划出版约1000种,分辑出版。自2004年以来,已先后出版四辑,每辑约100种,分精平装两类。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将“中国文库”第五辑作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辑推出,主要收选民国时期原创性人文社科类名著。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基础,并邀约其他数十家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立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扬光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篇 先秦时代之交通

第一章	先秦交通与民族混合运动	3
第二章	先秦交通区域之发展	6
第三章	先秦的都会	16
第四章	先秦的道路沟渠和馆邮	22
第五章	先秦的交通工具	30
第六章	战国晚期之关于交通的传说想象和理想	39

第二篇 秦汉时代之交通

第一章	秦汉交通与大一统政府	49
第二章	秦汉版图及域外交通	52
第三章	秦汉的都会	60
第四章	秦汉的道路和河渠	70
第五章	秦汉的馆舍和邮驿	76
第六章	秦汉的交通工具	85

第三篇 隋唐宋时代之交通

第一章	隋唐宋交通与东南财富	91
第二章	隋唐宋的国内交通路线	94

第三章	隋唐宋的运河	100
第四章	隋唐宋的域外交通	108
第五章	隋唐宋的大都会	113
第六章	隋唐宋的馆驿和交通律令	120
第七章	隋唐宋的交通工具	126

第四篇 元明清时代之交通

第一章	元明清交通与海运	133
第二章	元明清之河渠与道路	139
第三章	元明清之邮驿	149
第四章	元明清之中外交通	158
第五章	元明清的都会	167
第六章	元明清的交通工具	171

第五篇 现代中国之交通

第一章	现代中国交通与五口通商	177
第二章	现代中国之水上交通	179
第三章	现代中国之陆路交通	192
第四章	现代中国之空中交通	205
第五章	现代中国之邮电事业	212
第六章	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	224

第一篇 先秦时代之交通

第一章 先秦交通与民族混合运动

一

先秦时代，包含夏后殷商宗周，以及春秋战国。夏后氏以前，我们虽不敢说中国没有交通，但夏以前的事情太渺茫难稽了，我们实无从谈起。夏后氏的交通，我们虽也不敢说，能找着真实的材料作凭借，但古老的传说可供搜寻者一些轻淡的脚印的。所以，我们谈先秦交通，实际也可说是谈中国交通，可以从夏后氏时期开始。

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集解引）和《史记》（六国表）的说法，夏后氏有国四百七十一年，殷商四百九十六年，宗周二百五十七年；自宗周亡后之次年，经过春秋，到战国末年，也有五百四十八年。总共，从夏初到战国末年，算是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年的历史。这个数目，究竟是不是和事实符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对于春秋战国的年数是相信的：我们看到春秋战国要占去五百多年，则从夏初算起，一千七八百年的数目，似乎是很可能的。（照着这个数目计算，约相当于公元前二十、十九世纪初叶，至公元前二二一年。）



二

在这一千七八百年中，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是民族与民族间连续不断地起一种混合运动。在这样长的时期内，表面上，尽管有形形色色的现象，白云苍狗地变幻；骨子里，这种混合运动却总是贯彻始终地在扮演着。商民族和殷民族间的混合运动，成了殷商时期的局面。周民族和殷民族间的混合运动，成了宗周时期的局面。周民族更与蛮夷戎狄各民族间起了混合运动，就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局面。各时期的情形，虽颇不相同，而在同一时期所表现的方式也许很有点两样，但其为一种民族间的大混合之过程则一。一直到了战国末年，这一种民族的大混合，算是大体成熟。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而有秦汉大一统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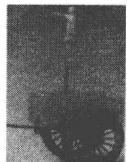
先秦交通，和这种民族混合运动，关系甚为密切。后者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往往可以表示先秦交通已达到了某一个阶段。同时，先秦交通之一种新的进展，有时也可以表示出一种民族混合的倾向。这种情形，尤其是在交通区域之发展上，更为明白。他如交通工具之增进，以及路政沟渠等之设施，有时也是和这种运动有关系的。这是先秦交通史上的一大特色。

三

先秦的民族混合运动，使中华民族有了一个真正的基础；国界之设定，大一统政府之建立，都在这一千七八百年的民族



混合运动中孕育到了成熟的程度。同时，先秦的交通事业，也给中国的交通，打下了一个实在的根基：国内交通区域之开拓与充实，水陆交通工具之发明，道路馆邮之制度，人工开河之方法，也都在这个时候有了一个草本。



第二章 先秦交通区域之发展

—

先秦交通区域，在夏后氏时期，似乎仅限于现在的山西东南部和河南西北部。夏民族势力的发展，似乎是由东南到西北。

《尚书·皋陶谟》，禹“娶于涂山。”（古文尚书入益稷篇内。）《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涂氏女，而通之于台桑？”《左传》，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大概就是三涂山，在现在的河南嵩县西境，是夏后氏的发祥地。孟子说：“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见万章上。）阳城在现在的河南登封县境，离涂山也不远。

《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说：“夏启有钧台之飨。”《史记·殷本纪》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按照杜预的说法，河南阳翟县（现在的河南禹县）南有钧台，洛邑（现在的洛阳境内）西有故甘城，则钧台在现在的河南禹县境内，而甘应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启的都城，大概是在禹县或禹县洛阳之间，并没有建都在现在的山西安邑。（参看钱穆周初地理



考第十七节，燕京学报十期，页一九七一一二。）

到了夏后皋，夏的都城似已有向西北迁移的倾向。所以，夏后皋的墓，会在现在的河南洛宁西的崤山。（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到了夏桀时候，都城早已经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安邑。汤攻桀于鸣条：鸣条就是安邑西边的一个地方。宗周初年，封康叔于夏虚。（见左传定公四年。）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迁实沉于大夏。”夏虚和大夏，也都是指现在涑水流域安邑一带地方说的。（参看周初地理考第十节，燕京学报十期页一九六五一七。）

夏民族一方面向西北发展，同时大概还没有放弃旧有的地方。《史记·夏本纪》说夏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就是阳翟县的钧台。（见索引。）照这样说，夏后氏时期交通区域之广，东西至少要有五六百里，南北恐怕至少也要有三四百里了。

宗周春秋时，有杞国者，是夏后氏的后裔。杞故地，在现在的河南杞县，远在禹县东北二百多里。但《史记·陈杞世家》说：“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这时夏后氏后裔，在宗周初年已极衰微，杞民未必就是夏后氏的遗民，杞地也未必就是夏后氏的故地啊。

二

殷商时期，交通区域较夏后氏时期大为广阔。殷在未灭夏的时候，本来已经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左传》，襄公九年，士弱说：“阙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商丘，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相土时，商丘是西都，泰山脚下另有他的东都。《商



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大概相土的国，已经西起商丘，东到海滨了。到了汤攻夏桀，败桀于鸣条，殷的势力遂由东海以西，直到安邑。东西路线之长要在一千二三百里以上。此后，仲丁居陑，（现在的河南荥泽西南境内）河亶甲居相，（现在的河南内黄县境）祖乙居邢，（现在的河南温县东境）盘庚居殷。（现在的河南安阳洹上村为故殷墟。）而殷人田游所及，见于卜辞者，有龚，（现在的河南辉县，）有孟，（现在的河南沁阳，）有雠，（现在的河南修武，）有曹，（现在的山东定陶，）有杞，（现在的河南杞县，）有餗，（古“载”字，现在的河南考城）有雇，（现在的河南原武。）大河南北数百里之间，也都有殷人的足迹了。（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卷十八，北伯鼎跋；观堂别集补遗，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

殷商的都城，虽于经过几次迁移后，在盘庚时候定都于殷，但殷与商丘故都间，仍是往来不断。我们从卜辞中，常常看见“王入于商”的话头，便可想见这种情形。到了宗周的初年，纣已被杀掉，东土的人还不服周；必须周公费了很大的手脚，“伐奄三年讨其君，诛飞廉于海隅而戮之，”（见孟子滕文公下，）然后周人才得过平安的日子。这也可见，殷商境内，各地颇有相当的联络；当时各地间的交通大概也有某种程度之良好了。

近年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鲸鱼骨和许多绿松石、咸水贝。鲸骨或是当时的商品，绿松石和咸水贝大概是当时的货币。王国维说：“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于文，宝字从玉，从贝，缶声。殷墟卜辞有匱（殷墟书契前编卷六第三十一页）及匱字，（同上后编卷下第十八页，）皆从匱，从玉，从贝，而阙其声。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圭璧



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玗，于贝则谓之朋。”（见观堂集林卷三，说玗朋。）大概殷墟出土的绿松石，就是殷人所用的玉玗，咸水贝就是贝朋。这两种东西和鲸骨，都不是殷墟附近所能出产的，或许都是从东海运来，也未可知。并且，货币之使用，也须在商业贸易兴起之后。殷商末叶，东海和殷都间，“憧憧往来”作“朋友”之思的，逐什之一利者，也许不在少数吧？

三

宗周时期，交通区域比殷时还要广阔。周民族发展的方式是由西往东，和夏后殷商由东往西的发展，正相反对。周的先君原和夏后氏同一民族，（参看史记周本纪开卷数段，及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论夏周的话，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页三八四一五）在夏后氏衰弱的时候，跑到西方，自己立起基业。大约当殷商中叶以后，周先君太王居于岐山（现在的陕西岐山县东北。）之阳，以垦荒和开路为两件大事。《大雅·绵篇》说：“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皇矣》说：“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乂其柘。”这是太王拔木开路的政绩，到了后世，还为诗人所称赞不止的。

在太王时候，殷周间已有一种武力上的冲突。此后，虽王季娶太姬，文王娶帝乙之妹，（参看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第三章，古史辨第三册页十一至十五，）但和亲的结果，仅使周人增加一二接受殷商文化的机会，于殷周间不愉快的关



系，并不能作全面的协调。《鲁颂·閟宫》说：“后稷之孙，实惟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民之屈，于牧之野。”原来殷周间有民族的深仇，“剪商”是太王以来，周人的一贯政策，同时，在殷人方面，也不能坐视敌人势力的膨胀，也想给周人一个重大的打击。卜辞说：“癸未，令旂族寇周^(监)王事。”“贞令多子族旂犬侯寇周。”“^(上缺)贞令旂从庸侯寇周。”“贞旂薰令从寇周（以上，分见殷契书契前编卷四，页三二；卷五页七第七版，合卷六页三一第七版；卷七，页三四；后编卷下，页三七。）寇，是迁其重器，毁其屋庐的意思。这也可见殷人对于周人的嫉视了。（参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上册，释寇。）从此看来，在王季文王的时候，殷周间的和亲，或是由于外交上的手段，或是由于别种情势所造成。殷周间，大概并没有从和亲的事件上，开始过正态的交通。

武王克殷后，周人的势力，遂渡盟津，（在现在的河南孟津，）而达于洹上。及周公践奄，诛飞廉，周人的势力更东展而到东海之滨。这时，周的南北境虽不见得比殷商特别广阔，但东西路线之长，乃得随军事及政事的势力，由岐山直到东海，就远非殷商所能及了。

四

自夏后氏，经殷商，到宗周，交通区域的发展，无论其由东而西，或由西而东，都是一种横的发展。同时，交通区域内的各地虽可以保持相当的联络，但这种联络并不妥善。《大雅·崧高》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

